

我說佛光山的因緣

星雲大師



經常有人問：「佛光山怎麼建起來的？」我也說不出什麼原因？一切都是因緣，很難表達明白的。因為因緣你要找它，千難萬難，它要來找你，非常容易。

我自號貧僧，現在除了出家的徒眾，小時候的親人也早就沒有什麼來往，出家後只有師父、師兄，但也只是短時期，因為他們早已過世了，可以說這世界上我真的是孤單一人，自號貧僧也是當然的。

我的生命是在佛陀那裡，我的靈魂是在信仰裡，我的錢財都在信徒的荷包裡，但是我的緣分在十方世界之中。我從青少年開始，雖不以為自己貧窮，但我並無大志，並不想到我能為佛教做什麼，我只想到能為佛教煮飯、挑水、擔柴，做一個苦行僧。當然也有一些同學、朋友，他們常發表自己的志願，將來做什麼、做什麼……我只是帶著羨慕的眼光看他們，覺得真偉大。不過，貧窮養成了我從小安於忍耐、安於苦難的性格，出家後安於信仰、安於苦行中，就這樣，童年、青少年過去了。

有機緣流浪、漂泊到台灣來，這是人生一大轉機，最初遭遇到的一些困難，也是人生當然的機遇，不足為奇。但我到了宜蘭之後，在那邊跟青年、兒童，甚至一些知識界、中小學的老師，通信學校的軍官相處，且為了朋友義不容辭，而有了現今佛光山這一個大家庭，宜蘭，也可以說「十年磨一劍」。

後來編輯雜誌、出版佛書，結交文教界朋友讓我的世界更擴大。隨緣的生活，進取的個性，讓我有周遊世界的機會，雖然遇到些許的困難，不過愈是有壓力，就如籃球一樣，愈是有跳躍的人生。

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每年的定期講演，30年來沒有斷過；在紅磡香港體育館、何文田大會堂，幾萬人的集會中，25年來我也沒有缺席過。



早期不同版本《玉琳國師》

40歲來佛光山開山，我今年（2016）90歲了，整整的50年。這五十年中怎麼度過的？我不知道有多少酸甜苦辣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讚譽、毀謗或批評，我也不計較。

佛光山這一次50週年紀念，說要讓我「話說佛光山」，我才想起經常有人問：「佛光山怎麼建起來的？」我也說不出什麼原因？一切都是因緣，很難表達明白的。因為因緣你要找它，千難萬難，它要來找你，非常容易。現在大家講說佛光山，我也以人家問佛光山怎麼樣建起來的，說說這其中的因緣。

第一、是靠《玉琳國師》和宜蘭青年幫助我買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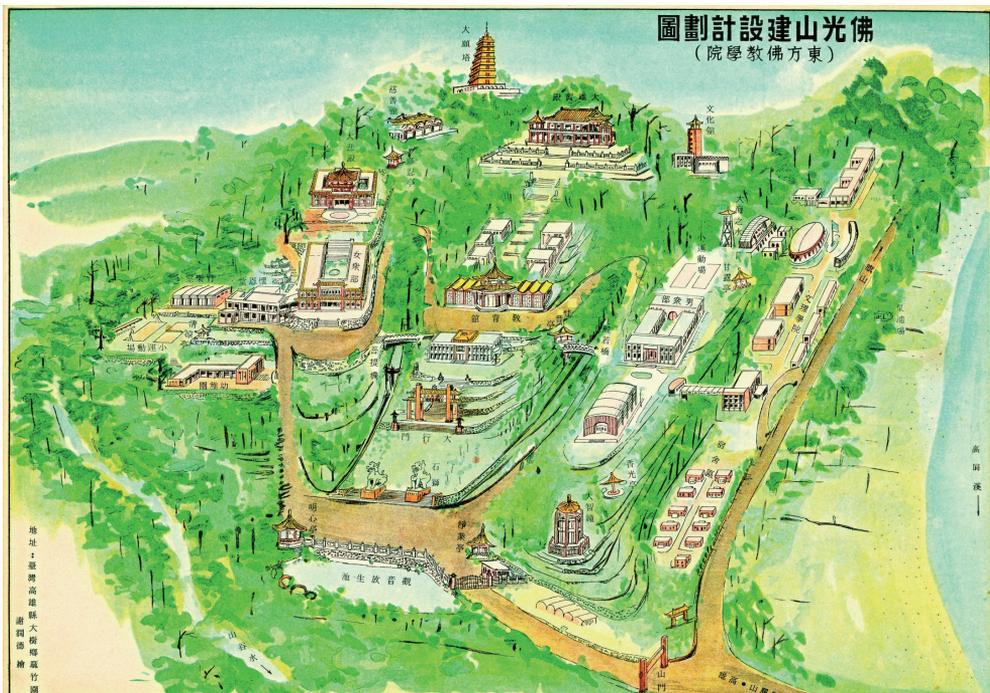
因為像我這樣五音不全，不會念經，也不會趕經懺，也沒有聚積金錢的習慣，佛光山的土地究竟是從哪裡來的？我想是玉琳國師幫忙的。玉琳國師是清朝順治皇帝的老師，是400年前的人物，他怎麼會與佛光山有關係呢？就憑著我的一本小書《玉琳國師》，這50年到

60年之間，在海內外不只出了100版以上，與其他小書共同積聚的版稅、稿費，這許多錢，我也沒有使用的習慣，不知道怎麼辦？加之佛學院的學生人數日漸增加，於是就有了購買土地的最初構想。

期間更有宜蘭的青年慈莊、慈惠、慈容他們辦的文化服務處所得的積蓄，普門幼稚園的薪水結餘，後來兩處變賣，將所得一起貢獻出來，才有佛光山這塊土地。所以有人常常問：佛光山的土地從哪裡來？應該說是《玉琳國師》和宜蘭青年他們幫我購買的。

第二、一張佛光山建設計畫圖

有了土地之後，建築也不知道坐落在哪裡？奠基典禮舉行過後，要開始建築，就需要一張建設計畫圖。我告訴謝潤德居士，未來在佛



由大師設計、謝潤德居士所繪的「佛光山建設計畫圖」。1967年



光山這塊土地上，我要怎麼建設，他不到一個星期就把這張圖畫送來給我。這張佛光山建設計劃圖，恐怕是最早獲得信徒們認同，共同汲取力量來建設佛光山的因緣。所以我在奠基最初的一年，就先讓信徒看到 50 年後的佛光山了。

50 年前在那個佛教都是平凡、窮苦、落伍的時代，這張圖樣在《覺世旬刊》上發表以後，喚起信徒的認同、護持，忽然生起大信心，覺得佛教有了希望，看到這張計劃圖就像看到極樂世界一樣。50 年後，我從最初的地基建設到今日的佛光山，不是和這張計劃圖差不多的模樣嗎？

那個時候的佛光山建設計劃圖，我以四個宗旨：以文化弘揚佛法，以教育培養人才，以慈善福利社會，以共修淨化人心來規劃。現在都可以看出這張計劃圖上的教育學院、養老育幼院、出版單位、如來殿、大雄寶殿，這些集會的場所已被一一的實踐完成。

第三、《覺世旬刊》讀者的小額捐款

土地有了，計劃圖也有了，開始建築了，但是建築上廣大的經費還是讓人掛念不已。不過意想不到，自從這張建設計劃圖在《覺世旬刊》發表了以後，不但讀者注意，還引起全佛教的有緣人關心，紛紛從《覺世旬刊》的劃撥帳號，轉來 10 元、20 元的小額捐款，每天都有一兩百張。就這樣看到了佛教的希望，不必太過憂心未來，就先從佛教學院的院舍建起。

當初的圖樣雖只是一張紙，但是《覺世旬刊》的讀者們就像水利一樣，涓涓細流般不斷地灌溉滋長我的禾苗。這恐怕就是佛教說的「因緣果報」的關係啊！

第四、許多信徒功德主及各界人士的善緣

這時候一些功德主也來了，像吳修齊、潘孝銳、張雲罔雀、吳大海……這當中，南部太子事業集團的龍頭老大吳修齊，他建議我一個辦法：「你把教室讓信徒來認捐，你可以訂個價目，一間教室多少錢？」我一聽覺得這個建議很好，就隨口說：「一間教室我們就訂5萬塊吧！」他立刻說：「我除了認捐3間教室以外，我們環球水泥也提供給你建築，都用董事的價碼，折價供應給佛光山。」

他離開以後，我們的一位會計師姐就對我說：「師父，你真傻啊！一間教室35坪，我們成本的預算也要17萬至18萬元，你怎麼可以說五萬元就能建一間教室呢？」我聽了以後說：「師姐啊！我不傻，我是很聰明的，你要17萬、18萬，甚至100萬、200萬，人家不拿給你，你就一個都沒有；我現在說一間只要5萬塊錢，人家覺得不是很多，就很高興認捐。你看吳修齊先生不是要捐3間嗎？雖然不足額，但不是有很多的小額捐款嗎？通通加進來，還是可以應付的啊！」一共14間的教室，因為5萬塊錢一間，很快就給人認捐完了。

當然教室以外還要有學生宿舍，可以20個人一間，只要把裡面的床鋪、光線、櫥櫃設置方便就好，也不需要太多的設備，就這樣不到兩年，所有的教室、宿舍都蓋好了。我記得當學生住進新的宿舍，在新的教室以及最初的齋堂「法味堂」裡，都感到非常地歡喜。

1969年（民國58年），我記得那時正是美國的阿姆斯壯登陸月球，他說：「我現在雖然是走一小步，但在人類的文化史上卻是一大步。」我也有同樣的感覺，院舍落成了，學生有了居處，老師也有了宿舍，各方禮請來的老師也都有很好的房間接待，可以說我興辦教育，建設教室宿舍只是一小步，實際上為了佛教，這也像阿姆斯壯一樣，在佛



教教育史上必定是一大步。

尤其替我做管理的慈惠法師，他很有學生的緣分，學生在他的領導之下，生活井然，莊嚴有序。

另外，慈莊法師，他過去有在蘭陽女中教務處服務的經驗，在我的佛學院裡面，將教務辦得井井有條，例如：每位老師，這一學期，都把教學進度計劃好，以及對學生成績的登記，這個佛學院，可以說，比一般的學校還更加要求嚴密。

那時候，慈容法師因過去跟宜蘭的熊養和老師學過太極拳、太極劍，所以也教學生體育，及佛教音樂課程。

在行政管理上，他們三人被喻為三劍客。來教學的老師、服務的職員都是滿心歡喜，學生也安於讀書、作務；在人事上，甚至在工程上，都沒有一點意見、瑕疵，可以說用法喜充滿來形容也很恰當。

佛教學院的老師當中，有好幾位教授，如台灣大學的楊國樞、李亦園等，成功大學的閻路、唐亦男等，高雄女中教務主任戴琦。另外佛教界的知名學者：唐一玄、方倫、會性法師……可以說師資陣容很堅強，學生們也很用功，就是每天下午的出坡搬土，填山坳溝渠，我想他們應該是有一些辛苦，但也沒有人抱怨，還是一個合理、合法、合情的六和僧團。

對於吃的問題，也要感念許多善心人士，在初開山的時候，常常送一些自家栽種的蔬菜、水果供養大眾。例如前行政院院長王金平先生的家族，經常一卡車一卡車運送當季的蔬菜上山，希望能供養十方；又如佛光人都尊稱為「菜伯」的林清宗、林黃正賢伉儷發心長年為佛光山送菜，從摩托車、三輪車到大貨車，數十年來如一日。有這些善心人士的助緣，協助我們度過那段辛勞的時期，真是不勝感念。

第五、觀音菩薩建大悲殿，佛陀建大雄寶殿

院舍建設好了，當然，我們要有信仰中心。當時還沒有力量建大雄寶殿，就打算在佛教學院的上方先建大悲殿，因為學生也以女眾為多，建大悲殿供大家早晚課誦、禮佛密行，都很方便。

由於受地理限制，大悲殿除了走廊，裡面只有 120 坪的空間。但是為了建築經費，仍需要有人共同來參與，我就想了一個辦法，請藝術學校畢業的陳明吉先生來塑造觀音像，內部有萬尊觀音像，中間供奉了一尊白色近 20 呎高白衣大士觀世音，栩栩如生，莊嚴無比，讓人崇敬。所以，大悲觀音殿又名「萬佛殿」，在當時的台灣，能有這樣的佛殿是非常讓人嚮往、讚歎、歡喜的。尤其供養佛像的人只要捐款 500 元，就能有一尊佛像供在這裡，可以說也不要我出外化緣，也不要我鼓勵，信徒們都自動的發心，很快的，萬佛殿的佛像都有了供養人。

大悲殿落成了，承蒙高雄立法委員黃玉明，請了 20 幾位立法委員，並且邀約



大悲殿觀音像是大專佛學夏令營學員陳明吉以水泥模塑，經過 50 年，重漆後的觀音絲毫看不出粗硬的水泥材質，令信眾既感動又讚歎。（趙啟超 / 攝）



當時的內政部長徐慶鐘來參加剪綵，我也禮請了 48 位台灣知名法師，如：戒德法師、悟明法師、慈藹法師、慧峰法師、廣元法師等參與慶典。信徒近 10 萬人參加，整個院舍擠得到處都是人，幸好有了寶橋可以走到對面空地，那時還沒有朝山會館，但是大家在空無一物的荒地上用餐，也不嫌棄，都非常歡喜。

宗教就是會有很多出乎世俗常識之外的感應！有一天晚上，學生們排班準備做晚課，忽然在走廊上，大家紛紛跪了下來，像在祈雨求神。我們佛學院裡從來沒有這樣怪異的行動，就問學生為什麼要這樣？他們說，剛才看到觀世音菩薩，就站在對面的竹林上面，是我們大悲殿裡面的白衣大士，太驚訝了，所以跪下來禮拜。在信仰裡面，也不能責怪他們不對，不過我一向是不提倡靈異事蹟的，因此叫大家

關於這許多事，一定要低調不可宣揚。

完成了大悲殿以後，就想到要建朝山會館，能為信徒服務；還有男眾學部、接引大佛、大雄寶殿。這時，對建築的經驗、膽量也增加了，為了爭取時間，所有的工程就一起開工。

就在玉琳國師幫我買地，觀音菩薩幫我建大悲殿之後，釋迦牟尼佛也來幫我建大雄寶殿了，因為那時候我出版了《釋迦牟尼佛傳》，在當時能有專門講說佛教教主的書，可以說沒有，因而



星雲大師所著《釋迦牟尼佛傳》長銷 65 年，再版印刷百餘次。

引發大家的好奇，想一探佛陀的生平事蹟，因此書一經出版，就成為一本暢銷書，這許多賣書的版稅就幫我建設了大雄寶殿。

另外，大雄寶殿裡佛陀的萬尊聖像，也提供給大家發心，一尊 1 千塊，為了紀念捐獻的人，就在佛像上面寫他們的名字。這許多善款的匯集，不但大雄寶殿建成了，佛光山樹木花草、道路園地也陸續建構完成，都供應給信徒來參拜、遊覽，甚至於齋堂用齋也一應俱全了。

這個其中，也有過很多靈異的事情，比方說，神明告訴他們的信徒說要到佛光山來拜佛，他們不得不帶神明來。台灣民間宗教的神明都坐轎子，由幾個信徒抬著神明搖晃進入到佛殿拜佛，好像舞蹈一樣。

我記得有一次，在大雄寶殿服務的香燈師就跟我反應：「師父，不可以讓那許多的神明來拜佛，他們的樣子實在不好看，好像在舞龍舞獅一樣。」我就告訴他：「你錯了，人有人拜佛的樣子，神明有神明拜佛的樣子，人可以拜佛，神明為什麼不可以拜佛？你這麼一點包容心都沒有嗎？」

所以後來，佛光山也獲得各地民間宗教的信徒，來參與佛光山的建設，甚至於有一個基隆的信徒，到了大佛城就捐了 60 萬元，在當時的 60 萬元等於 600 萬一樣。接受的人跟他說：「我找我們山上的當家師父，跟你接待一下。」他說：「我和佛光山不常有來往，我住在基隆，是你們的大佛叫我來捐獻的，你給我感謝函，我要在大佛前燒了，對佛祖有了交代，就很高興了。」像這樣奇妙的事情，佛光山連佛菩薩都出去化緣，也真是叫人聽了很難以置信，但是在佛光山類似的事件，還是不斷的有人傳說。

第六、朝山團帶來了人潮

在各個工程一起開工後，首先完成的就是朝山會館，可以說在當



時如同五星級飯店。我心裡想，我們原是一無所有，所謂啟建山林、興辦教育，完全靠信徒發心共同成就，應該對信徒要好好的厚待，而且也要讓信徒感覺到今日的人間佛教，是有一個創新的氣候，所以每一間套房裡面，都以五星級飯店的設施要求。有了這樣的優勢，也就感覺到我們有條件辦朝山團。

那時候落伍的佛教界，雖然也傳出許多批評的聲音：寺院的寮房還有抽水馬桶？還有彈簧床？還有洗澡間？我也不管他們，等於清朝溥畹大師在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心印疏》說：「燒尾鼓浪成龍去，蝦蟹猶然努眼睛。」

說起了朝山團，我的構想是，從台北到佛光山要 8 個小時車程，期間我不能讓信徒呆坐車子上無聊，就以車子做為教室。每個星期六，大概都有 10 部左右的遊覽車來朝山，每部遊覽車上，我都安排一位法師來帶領大家，並且發給每人一份《朝山團手冊》，這份手冊，假如現在有人看到，應該會說，正可用於領導信徒，而且還是最先進的。

例如說，信徒 7 點從台北出發，一個人一份報紙、《覺世旬刊》，等到大家心情稍定，就由法師介紹：「各位護法信徒，首先介紹司機先生……」然後讓乘車的大家自我介紹，彼此認識，這樣前後就費了 20 分鐘，接著開始做早課，有的信徒很熟稔〈爐香讚〉、《普門品》、〈三皈依〉、〈回向偈〉，當然有更多的人是不會，就跟著大家哼唱學習。課誦結束，就由法師講說課誦的意義，信仰的價值，差不多到了台中彰化，便在那裡午餐。

午餐後，繼續開行，這時候已經一點鐘了，就讓大家稍微休息，就好像禪堂禪修一樣，一車的人沒有一點聲音，不休息的人就看書、靜坐。等到二點鐘醒來，就帶大家康樂活動、餘興節目，請會講故事的人講故事，會唱歌的人唱歌，讓大家忘記時間。在車子裡面，就好

像坐在禮堂裡面集會，掌聲笑聲不斷，大概花一個多小時結束。

那麼也快到三點半了，這時候領隊的法師，就告訴大家：「各位護法信徒，再半個小時佛光山就到了。」並介紹佛光山現有的設施，和未來的展望。大概四點鐘左右，遊覽車一部一部的到達佛光山，下車的時候，我們用一串鞭炮表示歡迎。當時，這許多平民百姓，哪裡有過人家用鞭炮歡迎他們呢？又一一為他們掛花圈，因此大家都感到受尊重，喜不自勝。

接著，在朝山會館的龍廳集合放下行李，坐定以後，我們的館長慈莊法師就出來，代表佛光山歡迎大家，並說明這次在佛光山的行程，簡單的介紹說明 3 分鐘後，讓大家用過茶，然後送單。按照他們的名



佛光山開山不久後，為帶動信眾前來禮佛，每週籌組朝山團，成為僧信二眾主要修持項目之一，圖為大專青年朝山團。



冊，行李都已經送好了，而且在房門上都貼好他們的名字，讓大家感到非常有序。進到房間以後，稍微盥洗，然後吃晚餐。晚餐以後，晚課自由參加。這時，佛光山的學生都要實習，有的到每一個房間送水果或送點心，有的送一些歡迎的好話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大部分都會起來做早課，因為他們都會感到好奇，對佛教也有了信心。早餐過堂以後，帶領他們參觀。實際上，那時候佛光山也沒有地方讓人參觀，不過可以從朝山會館，沿菩提路下山經過放生池，雖然荒涼，但看得出正在工程建築中；經過了放生池，就去到育幼院，那時候院童也很少，大概都是 20 人左右，會唱歌歡迎他們，然後再往上經過學院的齋堂「法味堂」，就到達我住的「慧明堂」。

「慧明堂」中間大概有十幾、二十坪不到的客廳，旁邊擺了一些鐵櫃，裡面有各種的佛像、法物，供他們參觀。在這個二、三十坪的一個小客廳，他們就像參觀現在的博物館一樣，甚至比博物館還要更加的稀奇、好奇，參觀過以後，就把他們帶到「懷恩堂」坐下來。「懷恩堂」的位置應該可以容納 300 人，但每次來的遊覽車大概 6、7 百人，把整個「懷恩堂」內外坐得滿滿的，這時我就出來和大家講說。我知道對這許多不同的人物初次上山，講佛法也不是他們能聽得懂的，所以我就集合山上的老老少少，大大小小的職事，大概總有 20 人左右，分別在我的兩邊，我就用他們來做我的佛光山簡報。

我當時就介紹，這一位叫做慈惠法師怎麼樣優秀，那一位慈容法師怎麼樣能幹，甚至於我們有一位依順法師，待客最慈悲和善，他看起來只有 30 歲左右，實際上他的年齡已 50 多歲了，我實說他的年齡時，大家都不禁訝異地「喔」一聲。所以佛光山的這許多青年，也可以說都是一時之選，跟著佛光山的發展，非常配合，他們都有很好的家世，很好的學歷，很好的學佛因緣，很好的道心。

那麼大家先從人事上認識佛光山後，覺得賓至如歸，對佛光山就不感到生疏，這一番講說後，就帶他們去過堂用午餐，之後讓他們回到住處午休，再起來禪坐、講說佛法，這樣又到了晚上。第三天早上用完餐，準備要回程，全山大眾列隊歡送，那時山上的人也不多，大概一百人左右，個個跟他們揮手道別。

因為這個朝山團很特殊，他們說：「這個佛光山之行，不是想要我們把所有的錢財都留在佛光山，而是想把我們的心通通交給佛光山。」可見得我們用心待人，人家也會用心回饋我們。佛光山是不到外面去化緣的，所以在外面若有人化緣募捐，都是假藉佛光山的名義騙人。

每一次朝山團來山都會有所捐獻，捐獻大雄寶殿、捐獻大佛城、捐獻佛像等等，甚至五萬塊錢一尊的金佛像，每一期的朝山團裡都有五、六位來發心；大雄寶殿裡的小佛像，1千元一尊，也都有幾十人參加捐獻，所以佛光山就不需要到外面化緣籌款，台北的朝山團到了山上，他們自動的參與我們的建設，因此對這些朝山團的朋友、客人、信徒們，至今我們都感恩不已。

第七、紀念品的推動幫助佛光山的發展

所有佛光山的朝山客，或者各別來禮拜的信徒、團體，我們都不會讓他們空手而歸，都有一點小小的紀念品，哪怕一個書籤，一本小叢書，一尊小佛項鍊送給他們。因為有這樣的服務，他們都感覺到非常的溫馨，當然也有一些不友好的信徒，對我們也有一些批評，認為到佛光山這個殿堂要錢、要添油香，到那個地方也要添油香。雖然我們從來沒有主動跟信徒要求添油香，但是不信仰的人看到信仰的人捐獻，他心裡也不歡喜，所以會有這樣的批評，我們也沒有辦法。





星雲大師首創有卍字的佛教紀念品

不過，我們總想到要為信徒服務，例如：在台北我們特地設立了一個普門精舍，受理朝山團的登記，甚至於在台北火車站的前面，也有一個十數坪的小地方做為辦事處，登記大專夏令營的報名處，青年想要看我們的書，要參加什麼活動都可以前去詢問，就等於現在的服務台一樣，為大家服務。

雖然工程上的需求很大，但是來的信徒客人也很多，縱有一些小小的困難，也只想到明天就有朝山團來，明天就是禮拜六、後天就是禮拜天，客人很多，都能幫忙解決的。在這個當中就有感動人的事件，如潘孝銳先生，他看到我們建設，就把圖章拿給我說：「你們要用錢，可以到銀行蓋這個圖章，就能拿到錢。」但是他給我的這一顆印章，我從來沒有用過。多年後我還給他：「感謝你做我們的後台背景，因為也沒有太大的困難，用不到你這個印章，謝謝你。」

就如日月光的張姚宏影女士，跟佛光山種種的因緣，如辦大學、辦電台，到海外弘法，都是他主動的來邀我們辦理，他的兒媳後代還是一樣的發心護持。此外，還有張雲罔雀、陳順章、蔡國華、劉招明、蔡其瑞、白清棟、林金茂、劉珀琇……這些信徒、功德主不斷的發心，協助佛光山的發展、建設，推廣佛教文化、教育事業，在話說佛光山的今天也不禁感念他們跟佛光山的因緣。

綜觀這一切：一張卡片，一尊小佛像，一個點頭，一個微笑，一

句好話，我們跟信徒添油香，信徒也當然就會跟我們添油香。負責寺院道場的僧侶，面對慈悲喜捨的護法信徒，大家你添我的油香，我添你的油香，我添你的就用「鼓勵、讚美」，這不是人間多美的盛舉嗎？

第八、文化教育的善緣

佛光山的發展，真是不可思議。因為在這 50 年的時間裡，建了將近 300 個寺廟，也遍於五大洲，度了有 1 千多個出家優秀的青年，但也溜單、淘汰了好幾百人。

最主要還是感謝文化、教育、傳播的幫助，雖然這許多的工作是很困難的，但是你克服了一些困難以後，它卻是不可思議的力量，例如：佛光山在台中支持全國廣播電台，原本是希望能幫助沈智慧前立法委員，而沈智慧立委也算是有情有義的人，到現在全國廣播電台都有佛教的節目，每一天都由孫娟娟女士主持一個佛教節目在空中傳播。所以，有時候「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意插柳柳成蔭」。

後來，佛光山用電視傳播，成立「人間衛視」來弘法，這是個無底深坑，不是佛光山一個寺廟能負擔得起，但是我們硬是勉力地去支撐它，徒眾也克勤克儉，都用別人一些剩餘的節目來維持，十餘年來，每天二十四小時不斷。

此外，也出版了好多書籍，比方：《僧事百講》、《合掌人生》這許多書，在佛教裡面發揮了很大的力量；像《僧事百講》，現在可以說全國的寺廟出家人，都要用它作為寺廟管理的藍本。

像《人間福報》在這種媒體低靡的時間，我們大概只能學習愚人的精神，既然有機會能辦報紙了，為什麼佛教要缺席呢？《人間福報》每天 4 大張、16 版，十五、六年來，沒有一天間斷。它傳播的力量是把佛教送到每個家庭，改變了佛教過去傳播只在寺廟裡面活動，現在





《人間福報》是台灣佛教界為社會所辦的第一份日報

我們的電視、文宣走進了家庭，聯繫家庭裡每一分子和佛光山的關係，透過電視、透過《人間福報》，信仰的情感就非常地濃厚。

以教育來說，除了僧伽教育培養了基本的幹部，住持全世界的分別院以外，尤其從幼兒園辦到小學，從多間的小學辦到初中、高中，現在甚至大學都有 5 所，如：台灣佛光大學、南華大學、美國西來大學、澳洲南天大學、菲律賓光明大學。以一個團體或是個人而言，可以在一生當中辦一所大學都不容易。

現在，佛光山結合信徒百萬人興學，能辦到 5 所大學，每一所大學平均都有幾千位學生，那麼合起來就有幾萬的學生，每年畢業生可以遍世界，這許多人都跟佛教接觸過，怎麼能不將佛法與他人結緣呢？關於在佛光大學受教的人，連教育部都破例准許大學裡面正式的設立佛教學院，像佛光大學有專門用英語講佛學的碩士班、博士班，當這許多高級的知識分子培養出來後，他們不從事佛教工作，那還要

做什麼別的事情嗎？

所以教育對佛光山的發展、推廣，我想這應該說是很重要的成就，因此我也經常跟佛光山的徒眾講：「假如我們佛光山現在沒有電台、沒有電視台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佛光山？」「假如我們現在沒有一份報紙、沒有佛光出版社，我們佛光山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佛光山？」「假如我們佛光山，沒有那許多大學、中學、小學，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佛光山？」甚至於說：「假如我們現在沒有籃球隊、棒球隊、如來之子足球隊、體操隊、交響樂團、歌詠隊，佛教的信徒人口能增加嗎？」

因此文化、教育，替佛教增加了人口、替佛光山增加了信徒的力量，雖然用我們微薄的一點餘力，很辛苦的辦這許多文化、教育，現在也多少有了成果。外人或許不太了解，佛光山的子弟能不了解這之間的關係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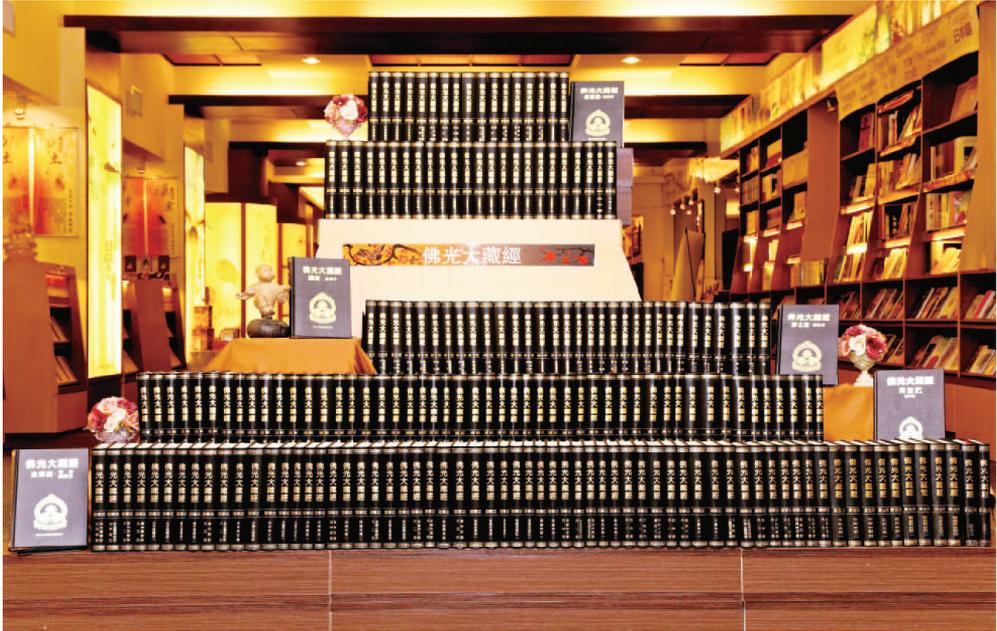
因為有這許多文化、教育的因緣，才能把佛光山這個淨土變為信眾的道場，去辦更多的救濟事業、多少萬人的大型集會。尤其萬人集會一年下來也不知道辦了幾十次；世界上幾百所的大學、千人以上來佛光山參加夏令營……這許多人走出去以後，他們不能把佛光照耀世界嗎？他們不能帶法水流於五洲嗎？

所以能有今日 50 年的佛光山，給予大家很多的話題：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共修，這都是萬千信徒所共同發揮的力量。我不開銀行、我非佛不作、我不經營商業、我以無為有，這一切都是佛法善緣的成就。

第九、徒眾幫助我發展

我在大陸叢林參學的時候，經常聽到「我們要不輕後學」、「我們要提拔後進」，但佛教裡的長老會說，卻很少能做到。我很服膺這種道理，我對提拔人才可以說不遺餘力，50 年來的佛光山我不知提拔





佛光山已出版阿含、般若、禪藏、淨土等9大類的《佛光大藏經》

了多少的人才，甚至於到現在徒弟提拔我、擁護我，等於鳩摩羅什和繫頭達多，大乘、小乘互為師，我和我的弟子互相提拔，也有很多的佳話。

像慈惠法師幫我辦大學，一直擁護我做創辦人，因為到了現在，我這麼年老了，當然需要交棒給後進，現在大學的董事長不就讓慈惠法師來擔當嗎？所以他擁護我，我提拔他，這不是私相授受，這是自然的程序。

佛光會的成立、推動，完全靠慈容法師、慧傳法師、覺培法師等人，今天他們有的做會長、有的做秘書長，在佛教裡面也很風光。包括像吳伯雄先生這樣的官員裡面，這麼高的地位人士，也都欣賞他們辦理會務的能量。

又例如，我寫的字，自問是還夠不上所謂的書法家，因為我沒有練過字，但是藝術研究所出身的如常法師，他一直說師父的字好看，替我辦了許多展覽；近 10 多年來受糖尿病的影響，我的眼睛模糊看不清楚，寫字只有靠心中的助緣幫忙。但是，沒有如常法師給我的提拔，我哪能有這麼大的威力，讓全世界各地博物館、美術館、大學都邀請我去展覽呢？

現在，在南非的慧昉法師，培養了一群黑人的女子直排輪訓練團隊，叫做天龍隊。我不是教練，我不認識那許多女孩子，只是我同意他的做法。覺誠法師在馬來西亞，能可以影響 8 千個青年一起歌唱〈偉大的佛陀〉、〈佛教靠我〉、〈有佛法就有辦法〉這些佛教聖歌，實際上我對那許多年輕人，關心是有，贊助也有，但也只是一點微薄的力量，真正辛苦的是覺誠法師，但是他不居功。

書記室的妙廣法師幫我策劃各種寫作，如果沒有他與書記室的徒眾們努力不懈地編輯、校稿，怎麼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出版《貧僧有話要說》、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……這許多著作呢？

還有，多少的徒眾在編纂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佛光大辭典》，但是總編輯都是交給我來監修，推選我為發行人，但是都是永本、依恆、滿紀、妙書等人在辛苦編纂。如今，隨著科技進步，《佛光大辭典》及《佛光大藏經》也都發展出電子版，以方便攜帶保存，並且易於查詢檢索、比對。

光是在《人間福報》服務 80 多位職員當中，就有十多位的出家眾在裡面做主導，才有 10 多年不懈的《人間福報》，他們沒有印過一個名字，你能說不是他們的辛勞，才能把佛法帶到幾十萬的家庭裡面去嗎？

假如沒有那麼多宣說法要的人、熱心教學的人，在大學、在社會



各個機關團體，甚至於監獄、工廠裡弘法利生，我哪裡能有那麼多的人才去做法音宣流呢？

像目前，滿謙法師在巴黎的法華寺，像妙益法師在德國柏林佛光山、慧顯比丘在印度推動本土化，還有像維也納的交響樂團……現在巴西如來之子到許多國家以足球會友，甚至三好體育協會的賴維正和慧知法師舉辦的女子籃球隊，有大學隊、高中隊、初中隊，那許多球員的名字我都叫不出來，但是他們總是說一句：「都是星雲大師創辦的。」包括在家的徒眾，把一些榮耀都推到我這裡來，所以佛光山有這樣的因緣，有這樣的師徒的關係，你說又怎麼能不發展、不進步呢？怎麼能不替佛教帶來了成就呢？

第十、佛光山的團結性

說起佛光山，50年來最大的成就，能在這50年中對佛教的事業、佛教的發展，提供了些微的貢獻，完全靠集體創作。佛光山不是我一個人的，佛光山是四眾共有，所有一切事業成就，我仔細去推敲，都是四眾的能量。

佛光山男眾有男眾學部、都監院、宗務委員會，心定、心培、心保和尚，以及慧傳法師等，他們撐持了全世界佛光道場的運作，處理山上對外的各項事務等等，沒有那許多的手腳，怎麼能把佛光普照成一個光明璀璨的世界呢？多少國家的種族在男眾學部那裡安心讀書、好好合作、種族融合，這不是男眾學部的成就嗎？

甚至於現在佛光山的環保，都是出家的徒眾自動發心去資源回收、去做花草樹木的整頓。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；一草一木，都是佛光人的血汗所堆積累成的，所以佛光山團隊的精神，就是因為大家都

不計較名位。

佛光人可以說都各自有他們需要的空間，你要參禪，有禪堂；你要念佛，有淨業林；你要弘法，我們有弘講師制度，派你出去弘法；你要參學，只要你呈報，有參學的辦法；甚至你生病了，都有照顧你的辦法，不讓你受疾病的委屈；甚至你的父母，有必要的，也讓你盡一些孝心。山上一致的共識，不講究一己的利益，最重要的，在佛光山「光榮歸於佛陀，成就歸於大眾，利益歸於社會，功德歸於信徒」。

就因為這樣的關係，所以佛光山 50 年的發展，沒有糾紛，沒有什麼衝突，沒有對立，大家都各自的站在自己的崗位為常住服務、為信徒服務，我想最重要的就是「團結」。過去大醒法師說：「佛教裡面假如有 10 個出家人團結，佛教就有辦法。」在佛光山，是千人以上，團結一致，你能說佛光山不發揮力量嗎？所以佛光山千人以上、50 年來的團結，主要的靠一個共識，在每一個人的觀念裡面，對常住有「我是佛光山，佛光山捨我其誰」、「佛光山的一切都要靠我」。

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認識，50 年來的佛光山，就在大家團結共識裡面，悄悄的過去了，當然現在第二個 50 年就要來臨，所以我也寫了〈佛光山未來的展望〉，希望佛光山今後事業太多的要瘦身，佛光山要從佛教的立場去思考，再推廣到藝術、文化、體育、音樂，因為有這許多社會人士來接觸，才能增加佛教的人口。

雖然，佛陀說「人人有佛性」、「我是佛」，人間佛教則是要自己做佛、行佛、成佛，要能當仁不讓，直下承擔，我們要能「道無古今，悟在當下」，佛光人大家勉之。

